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WAIGUO WENXUE PINGJIE CONGSHU



梅里美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梅里美

(1803—1870)

蓝梦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沈阳

梅里美

Mei li mei

蓝梦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67,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1/4

印数：1—8,5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林萍 责任校对：周全
封面设计：赵多良

统一书号：10090·374 定价：0.57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

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为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普罗斯佩·梅里美和他的主要作品《查理第九时代轶事》、《马铁奥·法尔哥尼》、《塔芒戈》、《高龙巴》和《卡门》（《嘉尔曼》）和作家的艺术特色。

目 录

作家的一生

- “萧索时期”的天才 1
- 独生子的优越性 2
- 求学时代 初识社会 3
- 斯丹达尔——良师益友 5
- 早年的剧作 8
- “人世间的头号赌徒” 11
- 女慈善家的牺牲品 14
- 宦途如青天 结局叹可悲 16

主要作品介绍

- 《查理第九时代轶事》 20
- 《马铁奥·法尔哥尼》 55
- 《塔芒戈》 62
- 《高龙巴》 73
- 《卡门》（《嘉尔曼》） 98

作家的艺术特色

作家的一生

“萧索时期”的天才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以后的法兰西文苑，春意渐浓。雨果身披丽甲，头戴金盔，手握巨笔，天马行空，不可一世；而在其《欧那尼》上演大获全胜之后，他则成为积极浪漫主义派领袖群伦的大人物。此时梅里美乔装打扮，诡称“西班牙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发表了一部浪漫主义基调的戏剧集，踏上文学之路，不久，和雨果交上朋友。但好景不长，双方互相欣赏了一段时间，觉得情意难投；于是分道扬镳，各奔西东。雨果经营着海阔天空的浪漫派大作，梅里美在斯丹达尔的诱导下，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建造着自己特有的“文学宫殿”。

梅里美并不是文学巨子。但却以思想蕴藉，风格玲珑，丹青妙笔，技巧独到而立于法兰西文学大家之林，并为世人所叹赏和偏爱。

独生子女的优越性

一八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普罗斯佩·梅里美生于巴黎一个艺术家的家庭。父亲让·雷阿诺·梅里美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画家、艺术鉴赏家，但他兴趣广泛，对建筑，甚至化学，也有所研究。他多年从事美术教育，并留有论绘画技巧的专著。

母亲多才多艺，同样长于绘画，而且以画儿童肖像知名。她还会讲故事。她一面给自己的独生子普罗斯佩讲故事，一面给他画像。小儿子很乖，一动不动地坐在母亲面前，任她画来画去，那年他才五岁。母亲为他绘了一张动人的肖像：面孔幼稚，带有几分傲气；卷发美丽光柔，给人一种动感；一双不大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率真；嘴巴伶俐可爱，显得有些调皮。

梅里美自幼受母亲的影响殊深。母亲是个性格倔强，有思想有头脑的女子。她在十八世纪启蒙哲学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相当牢固的不信神，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世界观。她不顾亲友反对，执意不让自己的小梅里美去教堂受洗礼。梅里美一直眷恋着自己的母亲，并多年和她一起生活。父亲的思想也是激进的，第一帝国时期他是

个热烈忠诚的拿破仑分子。梅里美的父母属于开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从不卷入激烈的政治漩涡，惯以旁观者的冷眼，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观察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梅里美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思想感情、艺术趣味和才能的形成与培养，都起过明显的作用。

求学时代 初识社会

一八一二年，九岁的梅里美进了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学习努力，喜欢绘画，酷爱外语。中学毕业后，象法国当时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梅里美遵照父命进巴黎大学法科学习。六年的大学生活，除了学习法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钻研文学和外语。他先后掌握了西班牙语（包括吉卜赛语在内的西班牙方言）、意大利语、英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成名后，为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又学了俄语。多种外语知识，为他的写作、考古、游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梅里美的一般文化修养也很高。从幼年时代起，他就半自觉地接受了父母灌输给他的启蒙思想，后来逐渐接触莎士比亚和拜伦等大家的著作，而且阅读的多半是原文。梅里美对考古兴趣

颇浓。总之，他的语言、文学、历史、绘画、考古……诸方面的丰富知识和实践，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最大的一个学者型作家。

大学毕业后，梅里美在商界供职的同时，开始踏上文学这只有些飘忽不定的“贼”船。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之前的法兰西文苑，似乎呈现出一片半荒芜的景象。漂亮文学的制造商，消极浪漫主义的旗手——夏多布里盎，依然效忠波旁王朝，先后出任外交大臣、驻外使节，并忙于写作《墓外回忆录》。那个被称为旧贵族典型后裔的诗人拉马丁，尾随夏多布里盎，发表了《沉思集》和《新沉思集》，大唱人生悲歌，深得上流社会的欢心。不久，他高卧云端，仰面冥思，安享盛誉，以待天年。看来，消极浪漫主义已是沉痾病树，好景难再现了。

一股新的文艺思潮即将崛起。斯丹达尔从他的第二故乡米兰返回巴黎，分别于一八二三、一八二五年发表了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这部文论有助于与伪古典主义进行斗争，大长了方兴未艾的新文艺思潮的威风。后起的维克多·雨果来势更猛。一八二七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克伦威尔〉（历史剧）序》，这使他成为积极浪漫主义新文艺的首领；他的美学思想对这股文学思潮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斯丹达尔和雨果一股脑儿都被称为浪漫派。因为在那个时代，凡挥笔上阵反对伪古典主义者，统统被视之为浪漫派。可他们俩，无论气质上或风格上，是多么不相同啊！其实，只有雨果是真正的浪漫派，斯丹达尔则不是，他是五十年代法国文坛上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先驱。

梅里美有幸和这两位文学巨匠相识。但他和雨果并未久交，却与年长他二十岁的斯丹达尔结下了至今传为美谈的深情厚谊。

斯丹达尔——良师益友

不论是作为作家，或是普通人，斯丹达尔与梅里美都有一些相象的特征。他们崇尚启蒙派，是一对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们重要的审美观点之一是热爱事实，同样讨厌雨果式的豪言壮语；斯丹达尔平生没有写过一句诗，梅里美也不喜欢韵文，他们都厌恶嗲声嗲气的靡靡之音；他们两个在反对法国民族虚荣心方面几乎互不相让；一个热爱意大利，一个热爱西班牙；他们两个同样喜爱性格鲜明的特殊人物，以及不寻常的事件；他们都崇拜“力”，等等。

但他们又是不同的。

斯丹达尔是个唯物主义者，有坚定的信仰，并且至死不渝；梅里美没有固定的哲学观念，怀疑一切，对世上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传道者、改良派，甚至救世主，都无动于衷。斯丹达尔是一个彻底的波拿巴主义者，在逆境中，他把对拿破仑的敬意，深藏在心中，对七月王朝不卑不亢。梅里美则不同，他的第二帝国皇室朝臣和上议院议员的身份与他那种孤傲敏感的心理状态，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冷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言不由衷。斯丹达尔的风格和他自己内在的抒情气质难以相分，他长于概括，并且喜欢发表议论；梅里美则不同，他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表现得与己无关痛痒，貌似冰霜，但又把故事写得富于戏剧性，——在这一点上公认他的写作才能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斯丹达尔的作品，一如巴尔扎克，以思想精微获得读者的尊重；梅里美则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评论家、读者的偏爱。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斯丹达尔对梅里美的积极影响。当他们相遇于巴黎某夫人的沙龙时，斯丹达尔的心灵已结出一批相当成熟的果子，梅里美不过是初出茅庐的“生荒子”。梅里美在《亨利·贝尔——札记与回忆录》中，除谈到斯丹达尔身上所具有的“诚挚”、“笃实”、“讲信义”这种可贵的品行外，还较多地谈到在文学方面对他的

有益教导。

斯丹达尔说：“要象莎士比亚那样懂得人的心灵。”斯丹达尔自称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斯丹达尔告诉梅里美要记住那些足以揭示心灵奥秘的“特征”，如有表现力的词句或动作，等等。

斯丹达尔嫌恶忸怩怩怩的文体。雕琢浮夸，生造奇僻字句，给平庸思想涂上瑰丽文辞……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梅里美说，斯丹达尔强调要使读者记得的是作品的“意思”，而不是“个别辞句”。斯丹达尔十分推崇十七、十八世纪散文家的简洁、清晰的风格。梅里美对此大为赞赏。

斯丹达尔的座右铭之一是：“应该鞭策自己每天写作”。梅里美说，老师时常责备他懒惰。梅里美确实写作不多，艺术作品终其一生也谈不上丰收。其原因之一就是梅里美对自己的创作是宁缺毋滥，过于“吹毛求疵”。

斯丹达尔从善如流。他说：“谁只要干‘白纸写黑字’这一行，别人说他笨拙，就不应该惊讶或是动气。”梅里美说斯丹达尔常把别人的批评记在心头，“毫不恼怒”，而且加以热情研讨。斯丹达尔这种谦虚态度，给梅里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年的剧作

梅里美实际从事“纯”文学创作的时间不长，留给后世的作品加在一起也不过二十篇，而且良莠不齐。梅里美曾和斯丹达尔合写过一个剧本，但手稿未流传下来。那年他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两三年后自己独立试写了几部喜剧、一部散文歌谣集，之后才进入比较成熟的创作时期。

一八二五年六月，巴黎出版了一本《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写着：

“为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著，约瑟夫·爱斯特朗支译”。书中附有译者写的一篇札记和作者的一幅肖像。札记详细地叙述了克拉拉的生平事迹，剧本演出情况，剧作西班牙文版发行的前前后后，以及如何通过书刊检查关卡，等等。札记作者还提到他本人和女演员兼剧作家的私交。札记中还提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以前的历史背景：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游击战，一八二〇年的西班牙革命、一八二三年的西班牙君主专制的复辟，以及一些实有其人的革命家和费迪南七世，等等。

所谓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者，实为普罗斯佩·梅里美本人。这些

早期的短喜剧的思想艺术特点，基本上都是西班牙式的，情节也与西班牙有较密切的联系。人物个性虽不够鲜明，但一般说来心理刻画都相当真实。所以斯丹达尔得出结论性的意见是：“这类剧作，比法国多年来出现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自然真实。”这可能有些过誉，但这说明一种实情：梅里美初登“文学航船”时，所写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已具有不同于一般浪漫派的风格特点，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叶是梅里美创作第一批重要艺术品的时期。他由于受到七月革命前夕国内形势的影响，将自己的目光从异国情调中转向广阔的历史领域。他接受了斯丹达尔关于埋头历史题材不能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相反应注意当代法国人的“精神需要和主导情绪”的文艺思想，动手写了以著名的“乡下佬”起义为内容的历史剧《雅克团》（1828）。剧的主旨在于揭示人民反抗封建领主专制的斗争精神。

乡下佬“雅克团”大起义的烈火是从英法双方军队掠夺最厉害的法国西北部区域开始燃烧起来的。纪尔伯·达蒲莱蒙男爵是包阿锡最残暴的封建领主，农民不堪其苦，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一个名叫若望的修士，有一定韬略，目光开阔，思想境界高，提出农民要解放自己就得

“建立公社联盟”的主张，于是被农民推举为头领。在他的领导下，“雅克团”奋勇战斗，夺了城堡，杀了封建领主，围攻城镇，打败了政府军。他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巧妙地利用了英国浪人部队与法国封建主之间的矛盾。但“雅克团”起义军内部的严重矛盾是起义失败的主因之一。奥勃朗台是“雅克团”正式起义前就逃入森林过着“强盗”生活的一批自称为“狼人”的头目。他们身穿兽皮，手持弓箭，杀富济贫，但主要目的是为报私仇，掠夺财富，并不懂农民起义的真正目的。奥勃朗台一伙“狼人”，一度与若望修士的大军为同路人；但在情况紧急，起义军受到英法双方夹攻，前功尽弃的关头，他们再度遁入森林；由于内奸的破坏，农民起义终归失败。最后一个场景是在夜间的林子里展开的。头领若望修士并未失去信心。他对手下的人说：“我们明天设法隐蔽起来；然后图谋东山再起。”可一般人早已看到大势已去，唯有各自逃生。他仍然坚持起义者应该团结再战。人们不听，并且怨恨若望“出卖”了他们，将他们引上死路。农民群众高呼：“干掉他！让他死吧！打倒修士！”若望背后中一冷箭，倒地死去。没有组织的农民群众一哄而散，起义彻底失败。

梅里美在《雅克团》中以特有的冷峻而真实

的艺术手法再现了中世纪法兰西民族史上的悲惨的一页，在不断转换的历史场景中描绘了“乡下佬”的壮举。梅里美眼盯历史，意在现实。年代久远的中世纪的法兰西，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资本主义的法兰西：拿破仑的武功已成为远天惊雷，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正在“中原逐鹿”，法兰西往何处去？在《雅克团》中似乎可听到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的浪潮声。

《雅克团》的结构特点是以场景为主，不分幕，但场景多并不显得凌乱。

“人世间的头号赌徒”

梅里美最擅长写中短篇小说。除精品如《马铁奥·法尔哥尼》、《高龙巴》、《卡门》之外，他还写了一些别具格调的作品。梅里美是个无神论者，对上帝、神、教会，一贯持否定态度。但他从未发表过直接抨击宗教的言论。他的高明处在于通过艺术形象表明自己的观点。短篇《费德里哥》（1829）的男主人公为一青年绅士，相貌英俊，举止潇洒，和顺有礼，但道德败坏不堪，平生只有三种嗜好：赌博、美酒和女人，其中以赌为最，视如命根，自称为“人世间的头号赌徒”。他曾使十二个良家子弟倾家荡